

WEN XUE DE REN XUE ZHI WEI

文学的人学之维

朱鹏飞 /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学的人学之维

朱鹏飞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人学之维/朱鹏飞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 - 7 - 5677 - 0805 - 1

I. ①文… II. ①朱… III. ①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7507 号

书 名：文学的人学之维

作 者：朱鹏飞 著

责任编辑：宋睿文 责任校对：陶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0805 - 1

封面设计：孙浩瀚

长春市泽成印刷厂 印刷

2013 年 11 月 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本书为浙江省 2012 年社科联规划课题立项成果
杭州市 2012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成果
并获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目 录

上编 “文学——人学”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提出及其历史背景	3
第一节 27年文学：神的舞台，人性的禁区	4
第二节 走下神坛：80年代初的人性大讨论及其时代 意义	16
第三节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提出	19
第二章 纷争不断：“文学是人学”命题引发的争论	27
第一节 “文学是人学”语出何人	27
第二节 “文学是人学”命题引发的争论与“人学” 问题的深化	39
一、论争之初：“文学是人学”吗	39
二、深入之辨：“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内涵	47
三、走出争论：文坛现状与“人学”问题的凸显	54
第三章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代局限性	64
第一节 “人性”再解读：“人”性与“人”之“神” 性面	65
第二节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代局限性	72
一、被偏狭理解的“人道主义”	72

二、对主流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负面影响	76
第三节 学理之思：理论创立与命题的完整性	83
一、“美是生活”说的三重定义	83
二、“文学是人学”命题：缺失的“人学”内涵	86
 第四章 从理想到现实：“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现实主义	
倾向	90
第一节 时代变迁：由狂热理想到理性现实	90
第二节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现实主义倾向	94
一、建国27年：浪漫主义的乐园	94
二、现实主义的抗争	103
三、“文学是人学”命题与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	110

下编 文学与人：文学的“人学”维度

第一章 “人学”研究：从哲学到文学	123
第一节 国内“人学”研究概况	124
一、中文词“人学”溯源	124
二、当代“人学”研究的展开	126
第二节 哲学与“人学”关系之辨	129
一、“同一说”——“哲学是人学”	129
二、“分支说”——“哲学不是人学”，“人学是哲学的分支”	132
三、其它观点及问题所在	134
第三节 把握“完整的人”：哲学的两难与文学的介入 …	138

一、“人学”研究哲学化的难题	138
二、从思辨到感性：审美与文学的介入	143
第二章 文学作为“人学”的总体特征 147	
第一节 文学的多重“人学”特性	147
一、文学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人学”特征	147
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人学”特征	152
第二节 文学作为人学的审美性特征	155
一、文学的形象性	155
二、文学的情感性	159
三、文学的典型性	164
第三节 文学的“人学”向度：纠结于意识形态与审美 之间	168
第三章 文学与静态的人：文学的审美超越性、英雄情结与 世俗关怀 173	
第一节 审美超越维度：精英文学与人的自由生命	173
一、自由生命的多向展开	174
二、文学的“理性——非理性”向度：理性主义文学 与非理性主义文学	176
三、文学的“现实——理想”向度：现实主义文学 与浪漫主义文学	184
四、精英文学的人学特征：创作风格的融合与“自由 生命”的多向展开	192
第二节 社会性维度：文学的英雄情结	195
一、从审美到实用：文学实现社会性功能的必由之途 ..	195

二、文学的泛政治性及其现实使命	206
三、塑造英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人学特征	209
四、“有人气的英雄”：英雄应该如何塑造	212
第三节 个体性维度：文学与世俗关怀	218
一、通俗文学与世俗关怀	219
二、通俗文学的两极发展与世俗关怀的品味提升	222
三、优秀通俗文学的人学特征：融世俗关怀、自由生命 与英雄情结为一体	229
 第四章 文学与动态的人：人学内涵的历史性	237
第一节 新生期：人如何成为神	238
一、人类童年期的神性梦想	238
二、历史开创期的崇高颂歌	242
三、新生期文学的特点及其不足	249
第二节 建构期：人如何成为人，人是什么	253
一、经典的文学话题：人之为人	254
二、由神到人的 80 年代与纯文学风潮	257
三、建构期文学的特点及其潜在危机	261
第三节 批判期：人不是什么	265
一、现代主义文学对传统的反思与解构	265
二、历史小轮回中的批判期文学	269
三、批判期文学的特点及其不足	275
结语 好作品与文学的人学批评标准	277
一、鉴别好作品的“历史性”难题	278
二、什么是好作品	281
三、文学的人学批评标准	286

上 编

“文学——人学”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提出 及其历史背景

“文学是人学”命题，在当前文艺理论界影响甚广。这个20世纪50年代首提、80年代重提的文艺观念，由于切合了特定时代的要求，已逐渐被文学界接受。时至今日，“这个命题本身已经成为常识”。（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虽然“文学是人学”自它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引起过各种政治性或者学术性的争论，但迄今为止，论争多集中在“文学为什么是人学”这个层面，而较少有人对“文学是怎样的人学”进行深入的分析，至于文学的多重“人学”维度，论者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作为一个命题，还有待反思和深化。

文学的叙说对象很广，除了人，还有其它动物，自然界，乃至各类神仙鬼怪。为什么文学只是“人”学？纵然除了人之外，所有对象性存在可以作为人的心灵表象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所描写的任何对象，都是人化的对象，因此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但是，这个看似浅显明白的道理，为什么会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提出来，进而成为文学界的共识？追究其根源，也许对我们弄清“文学是人

学”观念的内涵，以及文学的多重人学维度有所助益。

第一节 27 年文学：神的舞台，人性的禁区

建国 27 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襁褓中的新中国，面临外界的封锁与围困，甚至是不时的战争威胁，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自力更生，强大自我，保家卫国。但是，物质上的匮乏，科技上的落后，制约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面临强敌，如果外在武器不够精良，科技能力远落人后，而我们又不甘受欺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变劣势，那就是增强自身内在的精神抗衡力。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条战线，都充满了豪迈的英雄气概。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为奋发向上精神的催化剂，首当其冲地担负起了发掘英雄、描写英雄、歌颂英雄的重任。

英雄精神在新中国文坛的奠基，肇始于建国 17 年。这是一个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并且更多的英雄被歌颂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已经历历可数，抗美援朝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记述的那些英雄至今仍被共和国的历史铭记：《英雄黄继光献身的一刻》中的黄继光，《为了整体，为了胜利》中的邱少云，《罗盛教》中的罗盛教等，“比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美，比拉斐尔的画美。”^① 此外，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坚强战士》、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我们在审判》，靳以的

^① 刘白羽：《中国报告文学丛书·序言》（第 2 辑第 2 分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

《祖国——我的母亲》、杨朔的《万古青春》、《鸭绿江南北》等。与报告文学中的英雄相媲美，小说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的英雄群像。这一时期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特别是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许多作品面世，如《创业史》（第一部）、《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红日》、《山乡巨变》、《李自成》（第一卷）等。统观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英雄人物成为艺术作品中的主角，象朱老忠、梁生宝、江姐、杨子荣、李自成等人。作家们将笔触深入到广阔的历史中，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以磅礴的气势、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晚清封建社会的生活，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形象；梁斌的《红旗谱》反映了风雨如晦、星火燎原的革命年代，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朱老忠，由对地主阶级的世代仇恨，到为党所启发，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冯牧称颂朱老忠是“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① 杨益言的《红岩》描写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夜，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把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投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在集中营这一让人惊心动魄的画面里，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生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组成了一幅以江姐为代表的英雄群像。吴强的《红日》成功刻画了我军英勇无畏、机智果敢的高级指挥员沈振新、梁波的形象，从而以人物为中心，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弘、光彩夺目的战争画卷。曲波的《林海雪原》叙述了解放战争初期，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一支三十六人小分队，在人际罕至的林海雪原，同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残匪艰苦战斗，最后全歼顽匪的故事。小说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

^①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文艺报》，1956 年第 19 期。

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为情节线索，主要刻画了智勇双全的我军侦查能手杨子荣形象，文艺评论家侯金镜说：“作者体察入微地描写了这个英雄的战士，怎样用他的信心、坚强的意志力和智慧，使他的感情得到平衡和镇定，终于得到敌人的全部的信任，战胜了敌人。这也就有力地、动人心魄地表现了杨子荣的大勇大智的精神。”^①

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塑造英雄成为文学作品的不变主题，而那些游离于这一主题的作品则被边缘化，部分“宣扬”了个人情感的作品还遭到批判。如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品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妻子张同志，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出身贫农，还是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后来同为她写模范材料的李克结婚。夫妻两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关系和睦融洽，进城以后，虽然有一些小摩擦，但妻子仍能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对贫穷少女陈小娟平等相待，对大城市生活中的一些旧习惯和丑恶现象不迁就，并挺身而出进行斗争，保持了其革命战士的纯洁品质。但她也有缺点，比如性格急躁，有时思想狭隘，也不大讲究工作方式和方法。作者对于这个主人公的描写笔法朴实，真实地展现了其人性的优缺点，既有英雄的一面，也有凡人的一面，甚至还有一些缺点。相比于妻子张同志，丈夫李克的缺点似乎更多。李克进城以后，受灯红酒绿的诱惑，渐渐有了享乐思想，并且同朴实的妻子发生不少矛盾。尽管如此，作品最后，李克还是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并表示要和妻子一起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篇小说虽然没有把人物英雄化，但也表现出发现缺点、要求进步的积极倾向。

^①《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117页。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仍然遭到批判。《人民日报》发文称，作品会使人们“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①《文艺报》则认为其“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②另一部受到批判的是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作品主人公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住在朝鲜老乡家里的时候，被朝鲜姑娘金圣姬暗恋。后来班长王顺觉察到这种微妙的情感，开导王应洪既要珍惜姑娘的感情，同时还要严守部队的纪律。但王应洪痛苦地选择了后者，在和金圣姬的交往中开始变得态度生硬，并把姑娘送的袜套还了回去。但其后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王应洪又发现了那双袜套，还多了一条绣花手帕。战斗间隙里，王应洪把这事向班长做了汇报。最后在经过一个洼地时，遭遇了一场血战，王应洪英勇牺牲，班长回来把遗物包括染血的手帕和王应洪的照片交给了金圣姬。作品出版后，有人认为“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歪曲了人民和英雄战士的形象”，“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赞扬一种对祖国和人民的反抗情绪”，“对人们的灵魂起一种腐蚀作用”。^③路翎虽然对这些批评提出了反批评，但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还是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小说也被打成了反动作品。从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遭遇，我们看到，建国初期作家们即使是在描写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中，也不容许表现儿女情长，因为这样就会有走“人性论”路线、从而背离英雄主义母题的嫌疑。

除了对背离英雄主题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当时跟文学界相

^①《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②《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

^③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1—4号。

关联的，还有三场大型的全国性批判运动。这些运动正是英雄主义时代对那些具有“个人主义”苗头的文艺思想所进行的强烈反击与无情打击。

第一场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一部以生活在清朝末年的历史人物武训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电影。影片解放前开拍，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映。一开始受到许多好评，但次年3月，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文艺报》陆续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①和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②等文章，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③随后，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在今天看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显得有些草率，而且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艺术探讨，也违背了艺术规律。其实，就电影本身来说，进步意义还是存在的。它是解放前夕一些电影工作者，为了抵制拍摄反动电影，并在党组织同意下拍摄的，所以具有进步的

^①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

^②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2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页。

历史意义。而且有些批判也有牵强附会的成份，比如周大率领农民起义军奔驰而去的镜头，也不完全是说农民起义已经失败，相反，它说明农民运动仍在继续，革命的火种还在，因此希望还在。但是批评者却把这当作电影对农民起义的否定，当作农民运动走向彻底失败的象征，当然是不足取的。甚至有批判者认为，《武训传》是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的抵制，这就离真正的艺术探讨更远了。因此，从本质上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集体主义时代对英雄人物的不同阐释和理解造成的。在电影中，宣扬的“英雄”是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仅仅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就获得抗争成功，因此是对个人主义的歌颂（个人办学成功），以及对集体主义的潜在漠视（农民革命失败）。虽然《武训传》也努力宣扬英雄，但由于它宣扬的英雄与集体主义时代并不合拍，时代需要的是依托于集体并为集体利益献身的英雄，而不是那种脱离大众、通过改良来对抗革命的个人苦行僧式的“英雄”。所以，当时舆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可以视之为集体英雄主义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回击。

第二场运动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一直潜心研究《红楼梦》几十年，打破了旧红学派对《红楼梦》的主观臆测式研究，将《红楼梦》还原成文学现象加以探讨，并对书中的人物形象做了大量微观研究。1954 年开始，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研究中的不足提出异议，并相继在当年第 9 期《文史哲》与 10 月 10 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文章发表后，引起文艺界的重视。毛泽东随后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俞平伯这